

读书是最美的姿态 *Reading is most graceful*

MINGJIA MINGZU BAINIAN JINGDIAN

Shijie WeiXing XiaoShuo

世界微型小说

名家名作百年经典

第9卷

微型小说是被界定为“介于边缘短篇小说和散文之间的一种边缘性的现代新兴文学体裁”。本丛书从世界文学宝库中精心筛选了1000余篇一个世纪以来的微型小说经典佳作。所选篇目构思行文凝练，立意新颖，风格清新，结构严密，结尾往往新奇巧妙，出人意料。通过言简意赅的描述彰显出它独特的艺术特点，能与方寸之间呈现其意味深远。

世界微型小说 名家名作百年经典

———— MINGJIA MINGZUO BAINIAN JINGDIAN ————

Shijie WeiXing XiaoShu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微型小说名家名作百年经典. 第9卷/生晓清,
陈永林主编.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4

ISBN 978-7-5463-2711-2

I. ①世... II. ①生... ②陈... III. ①小小说 - 作品
集 - 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2493 号

- 书 名 世界微型小说名家名作百年经典 第9卷
总 策 划 钱晓征
主 编 生晓清 陈永林
责任编辑 陈璇
责任校对 邹书生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电话:025-66989810)
集团网址 <http://www.keyigroup.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尧胜村109号 邮编:210046)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74 千字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3-2711-2
定 价 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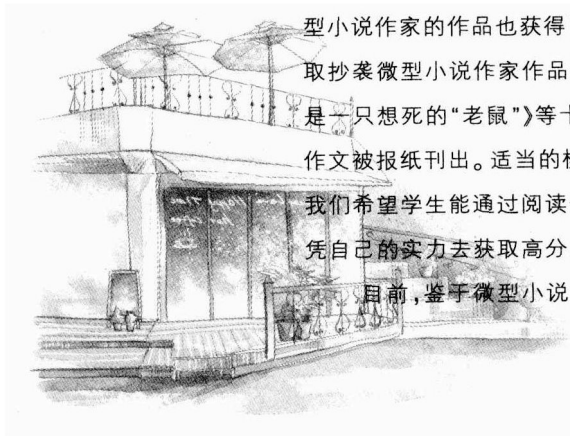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联系电话: 025-66989817)

前言

微型小说,在我国虽然自古有之,如《世说新语》《唐元话本》《聊斋志异》等,但一直属于短篇小说的范畴,未能从短篇小说中独立出来。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人们生活节奏加快,读者没时间看长篇大论,喜欢看短小精悍的小说。微型小说便很快盛兴繁荣起来,受到读者的喜爱。因而一些报刊纷纷开辟微型小说栏目,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发表微型小说的报刊有两千家左右,每年发表的微型小说达七八万篇。

微型小说尽管是从短篇小说中发展出来的,但与短篇小说有很大差别。1984年,《微型小说选刊》在南昌创刊。1985年,《小小说选刊》创刊。1992年,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在上海成立。这样,微型小说这种新兴的文体从短篇小说中完全脱离出来了,成为小说四大家族中的一员。微型小说因比散文好看,比故事有品味,比小品文厚重,所以深受读者喜爱,尤其是中学生朋友。又伴随着中考、高考制度的改革,中考、高考作文越来越注重考查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感悟力,更加鼓励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这些也是微型小说这一文体所独有的特征,微型小说的创作和表现手法都与中考、高考作文相吻合。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凌焕新说:“微型小说是中学生训练写作最好的学校。”从1994年满分高考作文《赤兔之死》开始,几乎每年都有微型小说在作文中获得满分,有些考生模仿微型小说作家的作品也获得了极高的分数。甚至有些考生为了获得高分采取抄袭微型小说作家作品的做法,如《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我是一只想死的“老鼠”》等十多篇微型小说被某些考生抄袭,并作为满分作文被报纸刊出。适当的模仿和借鉴是允许的,但抄袭绝不可取。所以,我们希望学生能通过阅读一些优秀的微型小说,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凭自己的实力去获取高分。

目前,鉴于微型小说在中、高考作文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越来



越多的语文老师将微型小说引入中学作文教学中。全国有许多中学还将微型小说编成为教材,把微型小说明确为训练写作的主要文体。

因而微型小说的杂志、书籍在市场上异军突起,独领风骚,已抢占了一定市场。为了区别于别的微型小说选本,我们在编稿时更注重于可读性强、时代性强、趣味性强与构思巧妙、有深刻内涵的微型小说。

外国微型小说比中国微型小说更机智,想象力更丰富。他们创作手法多变,题材多样,或荒诞,或夸张,或象征,或魔幻。构思的巧妙、视角的独特、情节的跌宕起伏、结尾的出乎意料,让我们拍案叫绝。中国许多微型小说作家借鉴外国微型小说,从外国微型小说中汲取营养。一些优秀的中国微型小说在外国的微型小说中都能找到蓝本。

由于工作原因,编者接触到大量读者,他们都希望能有一个权威的微型小说经典选本。应广大读者要求,编者花三年时间,阅读了数十万篇外国微型小说,才精选出这一千余篇外国微型小说。这套书,以微型小说是一种独立的文体的眼光,重新审视了过去混杂在短篇小说中的微型作品,从世界范围中精心筛选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微型小说的经典佳作。较之近来出版的一些标榜微型小说经典选集,更具有综合性、经典性、权威性。这些名篇最大限度地发挥微型小说这一大众文化的优势,让文学和普通受众产生近距离的心理效应,让微型小说这一新兴的文体更加自信和有力。希望通过这10卷本,能窥见世界微型小说这一文体的佳作精品全貌。这10卷本是最权威、最经典的世界微型小说选本,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对中学生写作文、初学写微型小说的作者都有极其重要的鉴赏和借鉴作用,也为理论工作者对微型小说研究提供了最具价值的资料,对繁荣微型小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编者



美 国

002	桌旁的尸体 / 塞缪尔·亚当斯
004	四点钟 / 普·戴伊
006	古堡的秘密 / 凯·邓拉普
008	春 天 / 欧·亨利
011	大卫的机遇 / 霍桑
012	财神与爱神 / 欧·亨利
016	他的父亲 / 斯坦培克
019	白 水 / 科尼尔
021	貂皮大衣 / 契佛
023	巧妙的乞讨 / 莫瑞尔·纳恩
025	意外效果 / 伊丽莎白·布莱尔
026	相似的人 / 伯纳德·杰克逊 苏西·昆泰尼拉
028	拯救纽约 / 阿特·布彻沃德
030	我和九百美元 / 奥斯卡·希斯高尔
032	真 相 / 罗伯特·斯特兰德
033	亡命豪宅 / 哈尔·凯斯勒
035	约 会 / 基履
037	可口可乐 / 布拉克福德
039	天堂寄来的圣诞五美元 / 玛丽·希尔曼·希伯特
041	第二次机会 / 瑞恩·金赛拉
043	超值回报 / 克莱尔·德尼罗
044	希望之星 / 斯宾塞·赫斯特
046	两位绅士 / 佚名
048	勒索信 / 本·克里斯丁森
049	紫色的风衣 / 阿尔伯特·狄巴
051	投 资 / 阿·布赫瓦尔德
053	一件小事的震动 / 索尔·贝娄

- 106 瑞金诺的唱诗班怪招 / 沙奇
 108 裁判所 / 王尔德
 109 送给哈里斯太太的鲜花 / 保罗·加利克
 114 法官 / 赫胥黎

法 国

- 118 疯女人 / 莫泊桑
 120 蜘蛛 / 让·玛丽·勒西达内

前苏联 俄罗斯

- 124 一袋美元 / 阿列克谢·利特维诺夫
 126 一根琴弦 / 卡邱申科
 128 马赛曲 / 安德列耶夫
 130 公 理 / 库·海特
 133 我的丽朵儿 / 穆拉特·济拉耶夫
 135 朋 友 / 伊利亚·布特曼
 136 敌人来袭 / 维克多·科克柳什金
 138 女人的心思 / 娜塔丽娅·霍贾伊诺娃
 140 冰雪消融的河面 / 鲍·克拉夫琴科
 142 澡 堂 / 左琴科
 144 小 站 / 鲍里斯·克拉夫钦科
 146 一见钟情 / 娜塔丽娅·哈佳伊诺娃
 148 思维显示 / 托尔哈村
 150 幸运车票 / 阿·邦菲洛夫
 151 湖畔奏鸣曲 / 列金娜·埃泽拉

德 国

- 156 与一个杀人犯的谈话 / 希尔姆贝克
 158 一位诗人的画像 / 希尔德斯海默
 160 倒楣人的新年夜 / 让·保尔
 161 铁十字勋章 / 米勒

新西兰

- 198 修女 /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201 脆弱的心 /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土耳其

- 204 自杀狂求死记 / 阿·涅辛
207 要涨价了 / 阿·涅辛

瑞士

- 210 好记性的人 / 毕克塞尔

菲律宾

- 214 卖身契 / 庄子明
215 阿美的烦恼 / 超然

摩洛哥

- 218 归来的游子 / 艾哈默德·阿卜杜萨勒姆·白格里

匈牙利

- 222 新成语 / 厄尔凯尼·伊斯特万

厄瓜多尔

- 224 事实真相 / 坎波斯
228 狗的夜宵 / 何·德·拉·库阿德拉



美 国 AMERICA

桌旁的尸体

🇺🇸 [美国] 塞缪尔·亚当斯

第一次听说这两个人被暴风雪围困在山上的故事时，我还在读大学。当时我认为那只是流传在我大学所在的阿迪朗达克山区的民间故事。后来，我为了寻找故事真相，曾问过几位大学时的老朋友。多数人都还记得那个故事。但没有一人能告诉我它的起源。这个故事究竟是谁所写，今天我仍一无所知。

有两人万万没有想到在阿迪朗达克山脉中心遇上了十月的一场暴风雪。他们是查尔斯·卡尔尼和斯蒂芬·埃斯特罗。他们既是共事多年的伙伴，又是亲密的朋友。他们顶着大风在积雪中跋涉，整整赶了一天的路，身强力壮的埃斯特罗年轻一些，搀扶着瘦弱的卡尔尼。卡尔尼早已精疲力尽了。

此刻，夜幕渐渐降落。埃斯特罗突然怀着希望疾呼一声。衬着逐渐暗下去的旋舞雪花，一条紧绷着的细细的长线映入他的眼帘。

“电线，看！电报线！”

“是的。但通往哪儿呢？”卡尔尼一边咳嗽一边说。“通多远？我真想挖个雪坑睡一觉。”

“不，不能这样，”埃斯特罗命令道：“这条线肯定是政府测量队去年春天架起来的。从他们居住的临时棚屋通往北克里克镇铁路终点站。现在我们只要往山上爬就行了。快过来，我们走吧！”他一边扶着同伴一边鼓励他，穿过密林，往山顶爬去。苦苦挣扎了半小时之后，他们到达了那间小屋。幸运的是，那儿仍存有许多木柴。架子上陈放着一些干玉米棒子。一头被风雪困在树梢上的豪猪在哀叫。埃斯特罗用手枪击毙了豪猪，这样他们起码不至于饿死了。可是卡尔尼正生病，发着高烧。埃斯特罗把火炉生旺，烧得通红之后，将卡尔尼安顿在里屋的床上。

第二天早晨，卡尔尼的病情看来稍有好转。电报机也带来了希望。因为卡尔尼会“发报”，尽管一夜疼痛，身体很虚弱，但他仍摇摇晃晃走到外屋的桌子旁，打开了发报机开关。

北克里克镇电报员收到来自孤山的呼救电报，觉得自己一定是神智错乱了。尽管电码断断续续，但他能理解其大意。电报说有两人在山上被风雪围困了。其中一人已患肺炎。只有乞求上帝帮助他们了。人们已无能为力。现在还不能，暴风雪愈加猛烈了。

二十四小时后，又一电文嘀嘀嗒嗒从电报线中传来。电文已是狂人的谵语：此刻，小屋正遭到凶兽袭击，遭到白翅膀的天使的侵袭，这些该死的恶魔在风雪中眼睛发出道道凶光。电文在

继续呼叫，毫无意义。埃斯特罗已将虚弱的同伴背回到了床上。第二天上午，卡尔尼在清醒时一次又一次慢慢爬到桌子旁，坐在发报机前，发出嘀嘀嗒嗒的摩尔斯电码。但北克里克再也收不到呼救电报了。此时电线已被风雪刮断，信息不通了。

傍晚，埃斯特罗将昏迷的同伴再次安置在床上，掖好被子后出门寻找木柴，返回时他发现卡尔尼面对发报机而坐，表情平静。

“斯蒂芬，”病人轻声说，“斯蒂芬，我知道我很快就要死了。但是，斯蒂芬，”他用炯炯的目光看着他恳求道，“你必须等我确实死去以后才将我埋葬。也许我只是昏迷过去。”他接不上气地还在说，“别，斯蒂芬，别把我活着就埋葬……”他的声音低微下去，如同耳语。

埃斯特罗以悲痛语调，用同情的目光郑重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埃斯特罗将后来几天发生的事一项一项忠实地记载在他的日记中。那天晚上，就在他炖最后一块豪猪肉的时候，他的病友站起身来爬到桌旁的座位上咽了气。埃斯特罗检查了他的脉搏和呼吸之后，断定他确已死亡。

他用防火铁锹在高高的积雪中刨了一个坑，将尸体放入坑内，做了祈祷后，用雪掩埋了尸体。那天夜里，他做了许多可怕的恶梦。醒了一次，感到透心的寒冷，他认为这是由于自己出了一身冷汗所致。

早晨，他爬起床来，去到火炉里加木柴，却发现卡尔尼一动不动端坐桌旁，默默无声，目光凝视前方。

那天全天埃斯特罗都头脑昏昏沉沉，心里充满恐惧，对所发生的事感到无法相信。他没有立刻埋葬尸体，而是到外面踏着积雪寻找食物。夜幕降临时，他竭尽全力不使自己失去理智，重新在浅浅的坑中掩埋了卡尔尼的尸体。他的旅行包内仅存有半瓶白兰地，他把酒都喝完了就躺下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他凭坚强的毅力才能迫使自己到外屋去，他在门口站了一分钟，全身战栗不已，然后才打开了通向外屋的房门。

卡尔尼如同昨日那样端坐在桌旁。

“我必须保持精神正常，直到最后。”埃斯特罗在日记中写道，“他如果再回来，我知道该怎么做。”他在树林里蹒跚地走了一天，进行着激烈的辩论。也许他是在幻想中看到了什么东西了吧，但他决非精神错乱。也许这些事情是个可怕的梦魇。他回到那间小屋，猛一下推开了大门。

屋内，卡尔尼依然坐在桌旁。

他第三次掩埋了卡尔尼后，那天晚上他真害怕去睡觉。他坐在卡尔尼坐过的空位子对面的椅子上，尽力不让自己入睡，但他逐渐支持不住，脑袋终于耷拉下来。

黎明时分他醒了。在暗淡的光线下，他发现卡尔尼的朦胧身影又坐在他对面的桌旁，眼睛盯视前方的空间。

“上帝救救我吧！”埃斯特罗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是他在日记中写下的最后一笔。

四 点 钟

■ [美国] 普·戴伊

桌上闹钟的指针指向 3 点 17 分。

“快到时候了，乖乖。”克兰格先生说。

笼中那名为乖乖的鹦鹉冷冷地盯住他，叫道：“豆豆儿。”

克兰格先生从桌上的碗里取出几粒花生，又将其中一粒隔着鸟笼护栏塞过去，乖乖伸出盖满羽毛的爪子抓住花生，再用尖硬的嘴把它咬碎。

到 3 点 49 分的时候，克兰格先生又说：“的确，这么大的一个抉择，只有我才可靠。”

指针指向了 3 点 50 分。

“想想看吧，乖乖，”克兰格先生说道，“再过 10 分钟，短短的 10 分钟，等我说出那一句话，全世界所有的坏人马上就会变矮，个子只有原来的一半高，那样，咱们就能知道谁是坏蛋了——谁是杀人犯，谁是大恶棍，谁是地痞，谁是流氓。而且一个也不会漏，全都变得只有现在的一半高。”

乖乖说：“豆豆儿。”

克兰格又喂它一粒。

“我知道，你不完全赞同我把坏人缩短一半这个计划，”他说，“不过，我想来想去已经想了三个星期了，要让坏人原形毕露，这肯定是最好的办法。”

三个星期之前，克兰格先生就总是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凝望着天边的浮云。他猛然间意识到自己，自己有能力在全世界所有的坏人身上做个记号。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把全部时间都用来考虑如何运用这种能力了。

首先，他必须定出哪些人是坏人。其实，这倒也不算困难。对于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克兰格先生可是明白得很。至于坏人，就是克兰格先生觉得坏的人呗。

其次，他还得想出个给坏人做记号的办法。他原想让他们的身高和体重都增加一倍，好让他们像恐龙那样，由于体态庞大而成批地死光。可是，他们临死的时候也许会进行垂死挣扎，还会伤害别人，克兰格先生真不愿让事情发展成那个样子。于是，他又改变了主意，决心利用自己的神力，让所有坏人的身材都缩短一半。诚然，个子矮一半的人也会有威胁，不过，他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造出适合自己身高的武器呀。而与此同时，想想看，他们穿着大好几圈的衣服，

帽子一直扣到眼睛上，样子会有多可笑啊。

一想到那些矮子的可笑模样，克兰格先生微笑起来。

“豆豆儿。”乖乖说。

他又喂它一粒。

3点55分的时候，他说：“眼下最有趣的地方大概就是审判杀人犯的法庭了，谁也不知道受审的人是不是有罪，可等到4点钟，如果他真有罪，那他——”

克兰格先生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闹钟的指针指向了3点56分。

“豆豆儿。”乖乖叫完，他又喂它一粒。

接着他又盯住闹钟的分针，看着它从3点57分移到3点58分。

“一开始，”克兰格先生说，“报社肯定不会相信。尽管报社里就会有人矮一半下去，他们还是不会相信的。可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明白这些事情的。”

指针指到了3点59分。

“这件事会变成一篇绝棒的报道，”克兰格先生说道，“乖乖。没有人会知道谁这么伟大，他竟能干这样的事情。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呀。”

闹钟的分针从3点59分向前滑动着，克兰格先生的心跳也加速了，他喃喃地说：“没有人会知道的。”

分针指向4点钟，闹钟的铃声大作。

克兰格先生只觉得有一股力量闪电般地传遍了他的周身。他闭合双眼，大喊一声：“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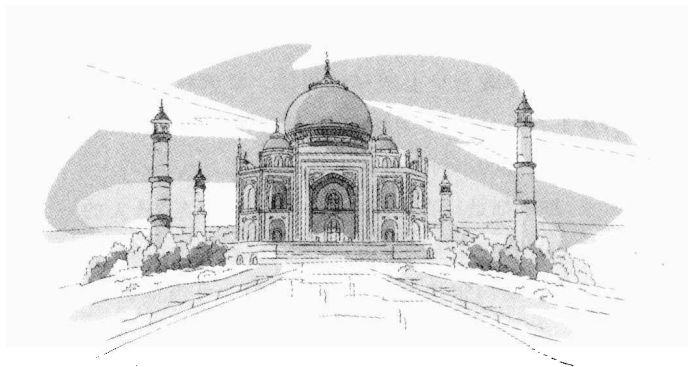
闹钟的铃响停了下来。

乖乖转过头，盯着他。

“豆豆儿。”它叫道。

克兰格先生又想给它喂一粒花生，可是，这一次嘛，他虽然使足了劲，而且尽量伸直了胳膊，但还是够不到鸟笼子。

（王忠焕 李文译）



古堡的秘密

■ [美国] 凯·邓拉普

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对几个朋友谈起了我很久以前读过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什么，作者是谁，没有人能说清楚。那是一个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

法国北部的中央有个叫文丹姆的小镇，镇子里有座古堡，它的大门上了锁，百叶窗紧紧闭着，花园也已荒废。这一切，使我对它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促使我对它作了一番调查。人们告诉我，这个城堡属于德·梅里特伯爵夫妇。伯爵是个傲慢、固执、脾气凶恶的人，而他的夫人则不但性格温文尔雅，虔诚热情，而且面貌姣美。许多年来，一直到这个城堡有一天突然变成了一座空城为止，从外表看，他们夫妇相处得和谐平静。古堡空了之后，文丹姆的居民便再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后来，德·梅里特先生死在巴黎，他的妻子则像一个白发的幽灵，居住在很远很远的一处领地上。有一天，我发现我下榻的那家旅店的女仆罗萨利曾经做过伯爵夫人的侍女，便想出了很多办法去说服她，求她让我对这个古堡有更多的了解。最后，她终于同意了，向我揭开了这个古堡的秘密。

那是一个很平静的家庭，先生有点儿刚愎自用，对人苛刻；但夫人却极其温柔，对丈夫百依百顺，甚至在那年夏天，当夫人偶染小恙，而先生为了不受打扰一个人搬到了楼上卧室，她也毫无怨言。也许，对她来说，能独处一室倒是一种解脱吧。她那间宽敞的卧室在古堡的底层，下面是缓缓流过的小河，对面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卧室的一端有个壁炉，另一端立着一个衣橱，里面挂着夫人的各色衣服。

夫人生病期间，伯爵便在俱乐部玩纸牌或者谈论政治，以此度过每一个夜晚。那时候，文丹姆镇来了很多西班牙人——被拿破仑皇上假释的战俘。罗萨利特别注意到一个英俊的西班牙贵族青年，他离群索居，从不与人交往，每天傍晚，他都要作一次长时间的散步，有个夏天甚至还看到夜已很深了他还在古堡附近的小河里游泳。

伯爵晚上从小镇回家，每次都是径直走向自己的卧室。可是，秋天的一个深夜，他从俱乐部回来，却把提灯放在楼梯脚下，沿着那条拱形的石子小径，朝他妻子的房间走去。当他来到卧房门外时。好像听到了妻子的衣橱门很快地被关上的响声。可当他走进房门时，她却正站在壁炉前。

“您来迟了。”夫人平静地说。正在这时，罗萨利从前厅走了进来，刚才关橱门的当然不会是

她了。罗萨利在先生的脸上看到的先是怀疑，而后是愤怒的表情。她赶快从房里退了出来。这时，她听到了先生冷若冰霜的声音：

“夫人，有一个人在衣橱里。”

他的妻子十分肯定地回答：“没有，先生。”

他朝衣橱走去，可是夫人把他叫住了。

“假如你在那里找不到什么人，那么，我们之间的一切就该从此完结了。”她告诉他。

他不怀好意地看着她说：

“好的，我先不打开它。听着：您灵魂的救世主，对您来说该是够重要的了。你发誓那里面没有人，我就答应您这扇门可以让它关着。”

他摘下她的十字架——那种不常见的西班牙式的紫檀木带银丝链的十字架。夫人颤抖着把手放在十字架上。轻声地说：“我发誓。”

“去叫你的女仆来吧。”他命令她。

罗萨利进来了，他对她说。

“去把泥水匠戈雷伏罗特叫来，让他带上泥刀，还有修马厩留下的砖头和灰浆。”

吓坏了的罗萨利匆匆地去执行他的命令。当她把那疑惑不解的泥水匠带进来后，伯爵马上命令他说：

“立即在衣橱门前砌上一道墙。这件事做好之后，只要你不多嘴，你永远不必担心缺钱花。罗萨利也是一样。”

他监视着泥水匠的工作。过了一会儿，夫人叫罗萨利去取一条披巾，她的冰冷的手抓住了侍女的手指。

“告诉戈雷伏罗特，不管怎样要留下一个口不要砌。”她低声地说，然后又大声地补了一句，“去多拿些蜡烛来，让泥水匠看得清楚些。”

四周一片寂静，只有泥刀擦擦的响声。墙慢慢地变高了。当砌到快平橱顶的时候，戈雷伏罗特趁主人把背对着他的时机，用泥刀把衣橱顶上的玻璃击碎了。一双充满恐惧的深灰色大眼睛露了出来，随着伯爵倏地转过身子，它们马上又消失了。

破晓时分，墙砌好了。伯爵叫来他的侍从。

“我妻子病了，”他说，“我不能离开她，你把三餐饭都送到这里来。”

伯爵寸步不离地在妻子房里呆了二十天。在头几天内，衣橱里一度传出过微弱的气息声，这时，处在半昏迷状态的夫人哭了起来。但是伯爵却阻止她说出她本当要说的话。

“您宣过誓说那里面没有人，这，就已经够了。”

之后，卧室除了夫人悄悄的哭泣声，就再也听不到别的任何声音了。

（徐克芳译）

春天

❏ [美国] 欧·亨利

这是三月里的一天。

如果你要写一个故事，可千万别这么开头。没有比这种开头更糟糕的了。这里面缺乏想象，又平淡乏味。不过用在这里还是可以的。因为下面这一段本来应该用在故事的开头，只是太不着边际，就这样放在没有思想准备的读者面前，有点叫人摸不着头脑。

莎拉对着菜单哭泣。

到底为什么呢？也许你会猜测，菜单上没有牡蛎，也许她答应过，现在不吃冰淇淋了。然而你猜的都不对，还是请让我把故事讲下去吧。

有位先生说，世界是个大牡蛎，他要用刀把它剖开，因此出了名。用刀剖开一个牡蛎并不难，可是你看见过什么人要用打字机打开它吗？

莎拉用打字机把世界打开了一点儿。她的工作就是打字。她打字的速度不很快，所以她不能在一个大办事处里工作，只好一个人干。

莎拉同这个世界最成功的一场战斗就是她和舒伦伯格家庭餐馆达成一项协议。她在一幢旧红砖房子的一间屋子里住，这家餐馆就在隔壁，有一天晚上，她在舒伦伯格餐馆吃完饭把菜单带走了。菜单上的字是手写的，既不像英文，也不像德文，简直没法儿辨认，一不小心把菜单看倒了，就会先看见甜食，最后才看见汤，和星期几。

第二天，莎拉给舒伦伯格看一张卡片，上面是用打字机打得整整齐齐的菜单，菜名诱人地排列在恰当的位置上，从第一行直排到“衣帽物件，各自小心”为止。

舒伦伯格大为高兴，莎拉离开以前，他们达成一项协议。莎拉为餐馆里的二十一张餐桌打菜单，每天要为晚餐打一份新菜单。如果早餐和午餐换了花样，就打一份新菜单，或者菜单脏了，另打一份干净的菜单。

舒伦伯格每天派人把三顿饭送到莎拉房间作为报酬，每天下午还送去一张用铅笔写好的菜单，这就是命运女神为第二天舒伦伯格家顾客准备好的饭菜。

双方都对协议很满意。那些在舒伦伯格餐馆进餐的顾客现在知道他们吃的菜叫什么名称了，即使这些菜的性质有时候使他们感到困惑。而莎拉可以在寒冷而沉闷的冬天有饭吃了，对于她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过了一会儿，莎拉忍住了泪。菜单一定得打出来。她神思恍惚、心不在焉地按着打字机的键，而她的思绪、她的心灵已飞往乡村和她的青年农民在一起了。不久她回到曼哈顿的石砌建筑中来，打字机又开始跳动。

六点钟，侍者送晚饭来，把打好的菜单取走。莎拉闷闷地吃了晚饭，到七点半，隔壁房里的两个人吵起架来；在楼上那个房间住的男人好像在弄什么乐器；煤气灯的光稍微暗了一点，有人着手撤煤火；还可以听到后院篱笆那儿猫叫的声音。根据这种迹象，莎拉知道她现在该看书了。她拿出书来，把脚搁在箱子上看起来。

前门的铃响了，房东太太去开门，莎拉放下书来听。噢，是你，要是你，也会跟她一样的。

楼下门厅里传来宏亮的声音，莎拉跳起来去开门，书掉在地板上。

你已经猜出来了。她跑到楼梯口时，她的农民正一跨三级地跑上楼来，把她搂在怀里。

“你为什么不写信？哦，为什么？”莎拉大声说。

“纽约可真是个大城市，”沃尔特·富兰克林说，“一星期以前我就照老地址去找你了。我打听到你星期四离开那里的。从那以后，我通过警察局和别的办法到处找你！”

“我给你写信了呀。”莎拉说。

“从来没收到过！”

“那你怎么找到我的呢？”

年轻农民满面春风地一笑。

“今天晚上，我到隔壁的那家家庭餐馆去，”他说，“我不在乎它有没有名气，每年这个时候，我都喜欢吃些蔬菜。我的眼睛在那份用打字机打得漂漂亮亮的菜单上看了一遍，想找一样蔬菜吃，我看着看着，就把椅子弄翻了，把老板喊来。他告诉我你住在哪儿。”

“这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你打字机上的大写字母 W，不论打在哪里，总是往上一些，不在一条线上。”富兰克林说。

年轻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张菜单，指着其中的一行。

她认出这是她那天下午打的第一张卡片，在它的右上角还有一滴眼泪的痕迹。但在本来应该是一种蔬菜名称的位置上，对那金色花朵的回忆使她的手指按在另一些键上。

在两道菜名之间，有这么一行字：

最亲爱的沃尔特和白煮鸡蛋。